

廣々文

第十陸冊
訓類
誠類
篇類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五	四	四	八
冊	架	函	號類

二二
一八
二八
六

內閣文庫	
番號漢	11086
冊數	25(17)
函號	361 4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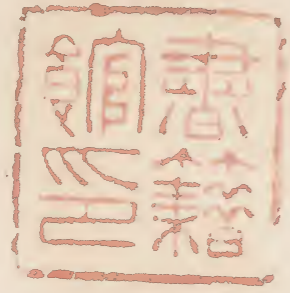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廣廣文選卷之十六

淺草文庫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訓

訓子

周程本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邾鄆脩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為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

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
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
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
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
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
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
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
棄世也昔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
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

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
主君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
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
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
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窵窵之事
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其中其勿
以世俗之垢昏而以逸我之所脩乃若爾會之所
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
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川里先生訓

繁欽

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寔哲士之高
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
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贊

酒訓

高允

臣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
人倫所衰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
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
答伏惟陛下以獻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

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晏
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悟
通百靈而况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
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
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慙慙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
詞曰自古聖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而醑酒在下
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
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
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

唐虞文選 卷之二十一
三
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
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
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
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
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
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
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
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
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

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
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
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
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
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
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
千鍾百觚之飲者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
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
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

廣廣文選 訓卷之十一
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
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
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
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
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
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
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
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訓子

王褒

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
畚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
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糶
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
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孟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
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
行道始終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
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禹
俎竒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

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
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
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
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
誠

清誠

高義方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祿全其壽
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
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

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
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
存吾玄中玄澄清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
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女誠

班昭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
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
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
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

廣廣文選
教道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
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
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
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
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
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
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墀而齋
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墀明
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

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
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
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
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
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
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
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
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
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

廣雅釋義卷之六
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
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
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
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
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
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
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
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慎第三陰陽
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疆

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
廼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疆莫
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乂
之謂也夫順非它寬俗之謂也持乂者知止足也
寬俗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
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
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
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
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

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

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

廣慶文選 卷之六 六
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治容
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
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懷形出
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
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
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
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
柰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

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
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
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
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藏否
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
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
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
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
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

廣廣文選
卷之六
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
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
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
譽曜于邑隣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
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
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
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
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

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
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誠盈

陸景

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
或山藏林窟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
何哉盖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
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
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

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
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
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
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誠子

姚信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目其之以爲
已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
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
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

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
名位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
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
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偽從實
遺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
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疋夫之子可至王
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戒齊王孫奮

諸葛恪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

廣慶文選 卷之三
內皆爲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疆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先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

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太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疆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死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今懷

廣慶文選 卷之六
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
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揚融親受詔勅
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此之日大小
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
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
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猥忘先帝法教懷
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
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
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

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蚤納忠
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
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建
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懷懷欲爲大王除危殆於
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
三思

斷酒戒

庾闡

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
生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

廣文選
之害性任欲之喪真於是推金罌碎玉椀破兕觥
捐觚瓚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
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耻
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
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
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後之情勝矣或有
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

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
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勤終年之勤無
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
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
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誠子

徐勉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

廣慶文選 卷之二
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地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旣應

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在不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辨保貨與

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
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
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
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菰蔣湖裏殊富芰
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常生歆之亦雅有情趣追述
此事非有老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
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
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
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

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
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爲烏鹵彌復何
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
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得戶立進退兩
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
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旣居長故
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

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勅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野舍以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

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竝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戒子

張融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交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竒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歆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篇

原道訓下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

遭變應卒推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年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

廣文選 卷之三
五十九
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
易為功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諭下則後
者蹙之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
逢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錙
之與刃刃犯難而錙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
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智者弗能避也
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
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
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
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
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
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
故聖人守清道而包唯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
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天下
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
於無窮遠踰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
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

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
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
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
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
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勿
區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
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
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
右蟠委錯紛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

養生主

莊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
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
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
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
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
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廣文選
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
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
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
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
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
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
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
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
生是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
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
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
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
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
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
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
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勸學篇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
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
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
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

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
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
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
曰嗟爾君子無怙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
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
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
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
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

廣文選 卷之三
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若風至若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

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頭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鍤而

舍之朽木不折缺而不舍金石可鏤蟻無爪牙之
利筋骨之疆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
跪而二螯非虵蠃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
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
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
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
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
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

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
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
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
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
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
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
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

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

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矜壺也不可

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

廣廣文選 卷之三
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文匪紆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頭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

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湯問篇

列子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
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
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
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
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
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
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

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
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
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
行至函人民猶是也問函之西復猶函也朕以是
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
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
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
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
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

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
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
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
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
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
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
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
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
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

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
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死所居之
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
暫峙焉僊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四極失群
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
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
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
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

二山流於壯極沈於大海僊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
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從中州以東四
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
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
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
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比
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
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
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
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朱蚊弗覺
也離朱子羽方書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鮒
俞師曠方夜傾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
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
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
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碧樹

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
珎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
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
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
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
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
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
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

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
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
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
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
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
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
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
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
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

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北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

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繪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甌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

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
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
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
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
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瀼力志和平
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瀼膚色脂澤香氣經旬
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
其國愾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
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
卓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
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
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
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
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
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
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

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殍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

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澹澹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

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
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
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
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
唯魚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
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
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
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
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

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
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
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
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
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
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及齊嬰之室而有
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及公扈之室有其妻子
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

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又聞
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
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于手而動絃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
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
扣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
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

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扣徵絃
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
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
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
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
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
譚乃謝求友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
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

遶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
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
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
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
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効娥之遺聲伯牙善
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
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
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

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
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
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
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
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
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
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
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
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

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竝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乃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

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其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其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賀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

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

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

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諦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卯以睚嫌殺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

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鏖鏑推屈而體無痕槌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鷺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劔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

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騫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

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趨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缺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鋸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

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
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
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親士篇

墨子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
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
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
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
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

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
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
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
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
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
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
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
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
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然近臣則暗遠臣

廣唐文選 卷之五
則嗔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
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
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
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井井
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
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
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
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
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

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
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
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
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
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
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
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
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
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

涸逝淺者速竭堯堉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
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尚同篇

墨子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
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
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
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
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
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

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
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
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
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
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
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
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
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
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

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

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

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

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旣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

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

之義以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

政故也天下計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爲說也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窳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

釣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僻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疆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

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

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可不察尚同政之本而治要也

論服室篇

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脩敬不務其

廣唐文選 卷之五
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眦之
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絲首服不鏤刻且古
者嘗有紩衣纒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
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
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
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脩
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
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櫓巢者以
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

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
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
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
民爲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儉也
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汗
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
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
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虛實篇

孫武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致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致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

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

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
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
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
手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
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闔故策之而知得失之
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
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
則深問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
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

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
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
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
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顯學篇

韓非子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
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
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

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
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相入
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
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
歲虞夏二千餘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
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
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

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行明
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
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
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
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
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
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
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
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

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
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
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
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
器而又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
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
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商
人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

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
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富今上徵歛於富人
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
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
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
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
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
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
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

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
夫吏之所說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
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
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
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
不賞而家闔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
私闔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
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
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

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
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
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
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
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
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
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
世王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
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藥下之患趙任

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
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洽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
斷駒馬則減獲不疑鉞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
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減獲不疑駕良
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
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
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平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
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失爵祿大
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

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
強者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使技
云之士亦不肯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
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
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
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
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
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或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
務力夫嚴家無得虜而慈毋有敗子吾以此知威

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

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廩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

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
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
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
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
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通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
功儒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
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
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
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

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
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擗痤則寢益而剔首
擗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而啼呼不止嬰兒
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
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脩刑重罰以爲禁
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
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貧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拜
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
安也知之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

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
樹桑鄭人謫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謫
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
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更法篇

商子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
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
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
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

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
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
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
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
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
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
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
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
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

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
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
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
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
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
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
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
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

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
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
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
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
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
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
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
恡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
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篇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

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竄情之農勉疾商不得糶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歆農竄情之農勉疾商歆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

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
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
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
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
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
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
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
農則草必墾矣壺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歆之民無
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

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
酣奭大臣不能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
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
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
罪則褊急之民不鬪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
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
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
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歆立民一意
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

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庸官食槩不可
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入則
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
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
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
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
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
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
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

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不私輕情之民
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
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
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和人迂者不飾代者
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和人則民不教民不
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
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
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
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

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喪寡
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
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
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僦無得及庸車牛輿
設設尤當名然則徃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
則草必墾矣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饑食之則姦民
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
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本味篇

呂不韋

求之其本經句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
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
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
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
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
東走毋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
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
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
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

廣文選 卷之三
三十四
仇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
無不在以爲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
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
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
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
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
允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
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
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

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
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
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
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
被之於廟爇以燿火釁以犧猋明日設朝而見之
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
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
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
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

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
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
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
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
不爛甘而不饗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
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
雋鱸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
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
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雀水之

魚名曰鯨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
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
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胥之南南極之崖
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
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
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鱸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
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槎水曰山之水高泉之

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
東青島之所有其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
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
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為必先知道
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
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
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新書審微篇

賈誼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
小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
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今至於大亂是故
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
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
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
形上也語曰燒燒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析
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
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

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煇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陞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

孫奚于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逐之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宓子治曹父於是齊人攻魯過曹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

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
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
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魯弗得食也弗
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
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
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冗可入吾豈
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撼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
遠故邪不前達

無蓄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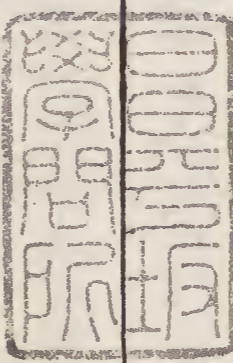
賈誼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
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
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
勝懷柔附遠何召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
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女不織
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必立屈古
之為天下者至纖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皆本而

廣廣文選 卷之三
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縱生之害者甚
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已長
則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貶
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
而靡之者甚衆天下財產何得不斃天下之勢何
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
痛也故失時不兩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
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
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

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聚衆國胡以餽之矣兵旱相垂天
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
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
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歐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
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慄慄也竊爲陛下惜
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

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
迫陛下奈何不足使計所以為此



廣廣文選卷之十六

謂之無三年之書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
迫陛下奈何不足使計所以為此



廣文選卷之十六

